

正法眼藏

二之上  
二之下



C40  
4514  
(161)

C40-4514

家書置之武則天藏及有  
我微笑塔院匣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計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證認



B 64853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宗杲集并著語

後學黃葉庵沙門智舷校閱

達磨大師安心法門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  
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  
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  
止覺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  
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  
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



法華指掌疏 卷二之一  
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已之法王卽得解脫苦  
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  
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卽事卽法者深從汝種  
種運爲跳踉顛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  
法界入法界卽是癡人凡有所施爲終不出法界  
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問世間人種種學問云  
何不得道荅由見已故不得道已者我也至人逢  
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已故所以不知苦樂者  
由亡已故得至虛無已自尚亡更有何物而不亡

也問諸法旣空阿誰修道荅有阿誰須修道若無  
阿誰卽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  
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是非  
而物非非也卽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卽物不起  
見名爲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原此人慧眼開智  
者任物不任已卽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已不任物  
卽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爲見道不行一物名  
爲行道卽一切處無處卽作處無作處無作法卽  
見佛若見相時卽一切處見見取相故墮地獄觀

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別卽受鑊湯鑪炭等事  
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卽涅槃性無憶想分別  
卽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  
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問荅湏教起倒全龍頭蛇尾  
自欺謾如王秉劒由王意似鏡當臺要絕觀開口  
早經千萬里低頭思慮萬重關指人若也無正眼  
何啻前程作野干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踢著秤  
鎚硬似鐵云意旨如何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綠

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曰手過膝耳垂肩  
廣慧璉和尚示衆云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  
是捏怪強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  
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遮裏卽  
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佗方世界教伊  
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  
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遮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教  
你脫却毛衫做箇灑灑地衲僧去更若不會來年  
更有新條在腦亂春風卒未休有僧入室請益云



正法眼藏 卷二  
和尚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佗方世界舉未了。連云你若恁麼會人地獄如箭云未審作麼生會。連便打僧擬議曰。會麼。僧云不會。曰。山僧今日不避諸方檢責爲你說破。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

妙喜舉了。咄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眞淨和尚示衆云。新豐古洞萬疊爭攢。悟本眞蹤。千林競簇。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云。唯有佛菩提是真歸。仗處復喝一。

喝云。猶作遮箇去。就在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遮箇去。就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落處麼。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冤家。況更有歸仗處。故遭悟本大師檢點。有底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似恁麼匹配。又何曾夢見佗。古人旣不如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箇大事。須子細不可。籠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途。唯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



淨潔毬子把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誰  
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入火不  
燒入水不溺於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靈光獨  
耀烜赫殊分可謂蕩蕩乎落落乎張起濟岸帆撥  
動渡人舟於生死海內白浪堆中出沒去來逍遙  
自在乃喝云從佗謗任佗非雨中兼翳笠蓑衣而  
今暫別海門月攜魚且向市鄺歸

寶壽和尚有胡釘鉸來參壽問莫是胡釘鉸否胡  
云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和尚打破將

來壽便打胡釘鉸不肯壽云已後有多口阿師爲  
汝點破去在後參趙州州云莫是胡釘鉸麼胡云  
不敢州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和尚打破將來  
州云且釘遮一縫胡遂舉寶壽行棒因緣州云我  
與麼道與佗寶壽千里萬里

僧問水陸和尚如何是學人用心處曰用心卽錯  
僧云不起一念時如何曰沒用處漢僧云此事如  
何保任曰切忌問狹路相逢時如何曰便與攔胸  
托一托

正法眼藏 卷二  
金峯和尚示衆云金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  
年後無老婆心僧便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  
心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  
老婆心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黃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  
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  
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曰不道無禪  
只是無師馮山問仰山作麼生仰山云鶯王擇乳  
素非鴨類馮山云此實難辨

雲蓋安和尚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  
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安云無人接得渠霜  
云道也煞道只道得八成云却請師道霜云無人  
識得渠

妙喜曰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本來無一物壓殺世間人直  
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  
觀世音梵音海潮音頌百丈野狐話云明鏡當臺  
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



正法眼藏 卷三  
只是野狐兒頌清平大乘小乘話云山高日出早  
巖下青松老蹋折杏花枝一任寒風掃頌風幡話  
云不是風兮不是幡多口闍梨莫可詮若將巧語  
求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祖師關捩子幽隱罕人知不  
是悟心者如何舉向伊乃喝一喝云是何言歟若  
一向恁麼達磨一門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  
悟此事便乃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  
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

日不免效古開方便門去也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云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云十八十  
九癡人夜半

降魔藏和尚參北宗秀和尚秀問汝名降魔此無  
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  
魔必住不思議境界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石頭和尚示衆云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  
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  
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

正法眼藏 卷之三  
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僧問如何是解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誰求解脫問僧從甚麼處來僧云江西來曰見馬大師麼云見頭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遮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云沒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云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巖頭共雪峯欽山去參臨濟中路逢定上座頭乃

問甚麼處來定曰臨濟來曰和尚萬福定云和尚已遷化也曰某三人特去禮拜又值和尚遷化某等薄福不見和尚未審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定遂舉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便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



正法眼藏 卷二之四  
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直得面青面黃語不得巖  
頭雪峰同勸云遮新戒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  
若不是遮兩箇老漢墜殺遮尿牀鬼子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  
佛不度鑪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  
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  
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  
海嶽歸 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曰我說不得別有

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仰推出枕头  
瀉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

妙喜曰瀉山真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头  
已是漏逗更著箇名字喚作劒刃上事誤佗學  
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  
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卽今莫有傍不肯者  
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头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  
知識皆同遮箇舌頭若識得遮箇舌頭始解大脫

正法眼藏 卷一 一  
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  
得遮箇舌頭只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  
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  
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

譚空和尚因有尼要開堂空勘云尼有五障不得  
開堂尼云龍女成佛有幾障空云龍女成佛現十  
八變你試變看尼云不是野狐精變箇甚麼空便  
打鎮州牧主後聞云和尚拄杖折那將此見解擬  
欲爲人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箇斷貫

索作麼生會

三聖和尚在仰山會下有官人來看仰山山問官  
居何位云推官仰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遮箇麼  
官人無語仰山令大衆下語總皆不契三聖不安  
在涅槃堂內將息仰令侍者去請下語聖云但道  
和尚今日有事仰又令侍者去問未審有甚麼事  
曰再犯不容

興化和尚在三聖會下常言我向南方行脚一遭  
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後到大覺處請



爲院主覺一日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  
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  
道理興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興化來日  
在法堂上覺喚院主我直下疑著你遮兩喝化依  
前又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化云我在三聖處  
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告師兄與某  
一箇安樂法門覺云遮瞎驢來遮裏納敗闕脫下  
衲衣痛打一頓

鏡清和尚示衆云有舟無楫亦不得有楫無舟亦  
不得舟楫俱備亦不得亦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  
生有時云一人到亦不得一人不到亦不得二人  
俱到亦不得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此是妙中  
之妙拂盡青霄通霄不礙

楊岐和尚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  
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遮裏衆  
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麤糲麵然雖如是  
布袋裏盛錐子

雲門一日云折半裂三針箇鼻孔在甚麼處與我

西海明經卷之三  
箇箇拈出來看自代云上中下

妙喜曰倚門傍戶弄精魂

四祖謂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

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任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亮座主參馬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云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旣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遮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曰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



平生工夫永消瓦解徑入西山更無蹤跡

雪峯悅和尚示衆云語不離巢道焉能出益纏片  
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遮裏憑何話會  
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示  
衆云拂子吞却須彌山尋常言論德山卓牌闌市  
裏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從上來事非從佛得不就祖  
求丈夫稟性本自天真動止合儀去來無著如魚

在永任性浮沉似鳥飛空都無罣礙如斯說話誰  
是知音良久云一氣不言含有像萬靈何處謝無  
私僧問教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爲甚麼有煩  
惱菩提曰甘草甜黃連苦僧云却成兩箇去也曰  
你不妨會得好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麼却有千  
差萬別曰根深葉盛僧云未審還出得遮箇也無  
曰美巧成拙問作止任滅教中四病後學之流如  
何趣向曰巧匠運斤斧斫木不杼繩

龍華愚和尚示衆云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

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佗閑事長  
無明愚行脚時見五祖戒和尚戒問不落唇吻一  
句作麼生道愚曰老人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  
喝愚亦喝戒拈棒愚拍手下去戒曰闍梨闍梨話  
在愚將坐具搭肩上更不顧便下去

南泉和尚示衆云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  
生諸法虛假皆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  
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  
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  
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  
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  
大法輪入般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  
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  
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  
珍重

南院和尚示衆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赤  
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曰是僧便掀倒



禪牀院曰你看遮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趣出  
妙喜曰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龍山和尚問僧甚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曰老宿  
有何言句僧云說卽千句萬句不說卽一字也無  
曰恁麼卽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山便打

洞山价和尚迷路到龍山因參禮次山問此山無路  
闌梨向甚麼處來价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  
曰我不曾雲水价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曰春  
秋不涉价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曰不知价云爲

甚麼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却問如何是賓中  
主曰長年不出戶云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天覆白  
雲云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云賓主相見  
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又問和尚見箇甚麼  
道理便住此山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  
今没消息因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  
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投子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句  
攢花簇錦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

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  
汝亦不教汝探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  
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自汝  
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  
誑說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  
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曰汝擬向遮裏探根那問  
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曰演出大藏教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有箇漢恠復醜眼直鼻藍巉  
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

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  
此沒彼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  
曇不惜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  
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懔懔懼懼惺惺惶  
惶藏頭縮手召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  
年後

晦堂和尚示衆擊繩牀一下云一塵纔起大地全  
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偏在諸人耳若是摩霄  
俊鶻便合乘時止灤困魚徒勞激浪



正法明經 卷三之一  
趙州和尚示衆云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更不要道  
纔語是生不語是滅諸人且作麼生是不生不滅  
底道理僧問艸是不生不滅麼曰遮漢只認得箇  
死語問如何是丈六金身曰袖頭打領腋下剗襟  
僧云學人不會曰不會倩人裁問如何是西來意  
曰版齒生毛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曰有云幾  
時成佛曰待虛空落地時云虛空幾時落地曰待  
栢樹子成佛時

崔禪和尚在定州州衙內陞座拈起拄杖云出來

也打不出來也打有僧出云崔禪聲崔禪擲下拄  
杖云久立太尉珍重

僧問克符道者如何是賓中賓曰倚門傍戶猶如  
醉出言吐氣不慚惶如何是賓中主曰口念彌陀  
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如何是主中賓曰高提  
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如何是主中主曰  
橫按鎧鎗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云既是太平  
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  
當道與人看

興化和尚一日喚僧僧應諾曰到卽不點又喚一僧僧云作麼曰點卽不到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大衆興化昨日去赴箇村齋回到半路逢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南泉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

好手直饒你截斷凡聖極盡有無也只是老鼠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時有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祚便打云我早是將一塊屎鷲口抹了汝更來敲我手作麼僧擬議便趂下

清涼普明和尚示衆云祖師心法洞貫十方今古恒然法爾如是如是之法不假修而自就不假得而自圓一切現成名不動地用而非有不用非無妙體湛然恒常不變體合妙用應備無爲映現重重無邊色相心無自性觸事全彰不動道場遍十



正法眼藏 卷二  
方界如斯境界略暫回光背覺合塵妄爲影事此  
之事意如王天路行之卽是假使不行亦在其路  
如斯所論猶是化門之說若以舉唱宗乘只有一  
時散去好

仰山問三聖汝名甚麼三聖云我名慧寂仰云慧  
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仰山呵呵大笑

妙喜曰兩箇藏身露影漢殊不顧傍觀者

臨濟和尚示衆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  
無事著衣喫飯屙屎送尿困來卽臥愚人笑我智

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你且隨  
處作主立處皆真一切境緣回換不得縱有從來  
習氣五無間業皆爲解脫大海今時學禪者總不  
識法猶如觸草羊逢著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  
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卽不得名爲真出家人  
正是凡俗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  
佛辨魔辨真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  
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人一家喚作造業  
衆生未得名爲真出家人只如今有箇佛魔同體

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  
浮沉未有了日時有僧問如何是佛魔乞垂開示  
曰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  
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卽無佛魔佛與  
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  
無今得者便得不勒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  
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  
山僧所說只是道流見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法  
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

別境不能回換一刹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  
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  
遊履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  
十方萬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  
事只爲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  
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  
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  
然直是見今更無時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  
相治總無實法若如是見是真出家日消萬兩黃



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  
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是真正學道人  
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解若達真心悟性  
圓明方始了畢問如何是真正見解乞再指示曰  
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  
勒樓閣入毗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  
空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  
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遊  
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真皆是實法唯

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  
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真正見解學  
人不了執爲明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  
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  
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  
免三界生死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卽今識取聽  
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  
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覓著轉遠求之轉  
乖號爲秘密道流你莫認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

正法眼藏 卷二十六  
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甚麼物作解脫覓取  
一口飯喫補糞過時且要訪尋善知識莫因循逐  
樂虛生浪死光陰可惜念念無常釐則被地水火  
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大四相所逼無有了期道  
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界擺撲問  
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你一念心愛被水溺你  
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  
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  
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

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  
你只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  
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你若  
憎凡愛聖被聖凡境縛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  
文殊現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  
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礙此箇是活文  
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你一念心  
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  
卽一時顯隱卽一時隱一卽三三卽一如是解得



方始好看教雲門曰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且道自己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自代云入

妙喜曰特地一場愁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只於一彈指間盡大地舍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只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

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利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遮裏直湏悟始得悟後更湏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湏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只悟得箇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是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

正法明經 卷二十一  
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  
如何荅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  
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  
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  
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  
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  
山僧嘗有頌云佗人住處我不住佗人行處我不  
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  
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

底莫錯恠好珍重

大滙真如和尚示衆云古佛道昔於波羅柰轉四  
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  
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方外者麼良久云  
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曰苦殺人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曰寒毛卓豎云見後如何曰額頭  
汗出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



我不行於此了然明的旨須會全身入火坑以拂  
子畫一畫云臭煙蓬煇紅焰熾然眼未明者總在  
裏許從上古聖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裏提  
拔有情汝等諸人且如何入若人入得可謂在火  
不燒在水不溺若人不得非唯不能自利亦乃不  
能利他既不能自利利他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  
久召大衆大衆舉頭乃云牛頭出馬頭回

楊侍郎李駙馬與唐明嵩和尚問荅問彌陀演化  
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

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  
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嵩云仙人無婦玉女無  
夫楊云尼剝頭不復生子嵩云陝府鐵牛能哮吼  
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巔嵩云騎牛不  
著靴廣慧璉云進象倒戈汾陽昭云端身裂面破  
妙喜曰月下看美雪師子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  
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峯三度上投子智者  
九旬講法華遮六箇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

正法明經 卷二  
速道速道嵩云水急魚行澁峯高鳥不棲楊云泗  
州大聖嵩云土上加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  
嵩云半夜欸樂動誰人得知音廣慧璉云謠謠滿  
路人皆望汾陽昭云看壁畫人笑

妙喜曰野干鳴師子吼

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  
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  
力嵩云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楊云清涼山裏  
萬菩薩嵩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

野火嵩云口是禍門廣慧璉云藏頭白海頭黑汾  
陽昭云告天手捺地噓噓

妙喜曰猢猻騎鼈背

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  
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  
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嵩云朝看東南  
暮看西北楊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嵩云淹殺冢頭  
蒿李云月裏煮油鑄嵩云石人腰帶廣慧璉云陳  
蒲鞋周金剛汾陽昭云直裰又逢胡釘鉸



正法明藏 卷之二  
妙喜曰小出大遇

問尾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卽喪身失命覩著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嵩云百雜碎楊云平生不妄語嵩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免遭腎嵩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璉云振錫下泥犁汾陽昭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

妙喜曰自作自受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空谷傳響時時聞於未聞色

裏呈真處處見而無見見旣無見聞所未聞喚作無盡藏三昧門無盡藏神通門無盡藏智慧門無盡藏解脫門若能如是知見如是信解如是修證如是悟入我說是人達佛心宗入佛知見旣是入佛知見爲是能見見爲是所見見若是所見見且以何爲能若是能見見且以何爲所若作能所二見俱非佛乘作麼生是佛乘是以如來非智巧智者必以如來爲宗祖師非妙得妙者必以祖師爲旨宗旨旣分清濁自明旣明清濁體用雙全旣全

體用得大自在既得自在靈峯寶劍常露現前亦  
能殺人亦能活人擬欲進前喪身失命擬欲退後  
辜負當人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  
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丹桂鳳凰棲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  
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我一  
千年覓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  
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云障蔽魔王不見金  
剛齊卽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妙喜曰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  
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  
是而住互相熟諉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  
齊卽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  
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卽今莫有知得妙喜起處  
底麼隨後咄云寐語作麼

襄州廣德周和尚示衆云適來鐘鼓未鳴時諸上  
座便合知時何用上來握節當宵實爲沉屈諸上  
座旣然如是撒沙向諸人眼裏去也三世諸佛在



諸上座鼻孔上轉大法輪看看良久云冬行春令  
僧問汾州太子一和尚如何是汾陽境曰賀魯山  
頭雲霧縵西河水急灌滄溟如何是境中人曰郡  
尊行正令切忌犯威風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端  
坐念實相如何是轉身處曰街頭巷尾如何是著  
力處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僧云三句已蒙師指示  
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師  
便打問一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三九二十七  
籬頭吹觥栗僧云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撫掌笑

呵呵曰同道方知

僧問唐州大乘果和尚如何是從上來傳底事曰  
金盤托出衆人看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晴日  
出僧云不會曰雨下泥生

大愚芝和尚示衆云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  
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  
自云蝦蟇又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  
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遮裏放光  
動地何爲如此兩段不同

妙喜曰大愚若無後語洎合被狸奴白牯換却眼睛雖然如是也未免秤鎚蘸醋

芭蕉和尚示衆云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坑落壑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

臨濟和尚問院主甚麼處去來云州中糴黃米去來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糴得遮箇麼主便喝濟

便打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又打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二十年後有人說破

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云彌勒下生經曰彌勒甚麼時下生云見在天宮未來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云膺闍梨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



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明安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妙喜曰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卽不無遮三箇老漢要見南泉則直待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甚麼僧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甚麼人下生又作麼生祇對但向佗道老僧罪過

雪竇和尚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謾祖佛言教是甚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

一員無事道人又古人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妙喜曰三人中那箇堪爲走使我要喚來洗腳雪竇恁麼妙喜不恁麼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好與一狀領過也恁佗不得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以南印度香至王所施無價

寶珠問菩提達磨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磨曰  
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  
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  
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  
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  
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  
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  
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卽現衆  
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

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  
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  
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  
法嗣後以正法眼藏付囑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  
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楊岐甄叔禪師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  
形消而不滅金流杳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  
涌心靈絕光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河



沙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  
中妄自囚執

石頭和尚一日問龐居士曰子自見老僧以來日  
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頭  
曰知子恁麼方始問子居士乃呈偈曰日用事無  
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  
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  
然之

法華舉和尚示衆云一二三四五任君顛倒舉露

柱與燈籠何曾成佛祖不惜眉毛者直下便道取  
僧問未審道箇甚麼曰子已輕裝外瓶盂共毳袍  
僧云正當與麼時如何曰夜禪孤月冷晨起片雲  
高僧擬議曰會麼僧云不會舉遂作頌示之云三  
十五十何須更舉方圓變通去除佛祖佗未彰名  
余不能取

鷲嶺遠和尚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曰明遠慶云  
那邊事作麼生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  
步作麼遠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遠

乃省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遠以  
手卓火其僧有省  
長爪梵志索世尊論議謂世尊曰我與世尊論義  
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  
我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  
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謝世  
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  
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嘆曰  
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處是見不受負

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  
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  
負墮故當斬首謝世尊佛言我佛法中無如是事  
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  
證阿羅漢天衣懷和尚頌云是見若受破家門是  
見不受共誰論區擔薦折兩頭脫一毛頭上現乾  
坤

洞山示衆云兄弟初秋夏末東去西去直湏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廢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

妙喜曰不見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  
有廟甚靈屋下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  
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  
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  
殺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墮師曰破也墮也湏臾  
有一青衣袈冠設拜師前師曰汝是何人曰我本  
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禪師說無生法得脫此

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神再拜而沒侍僧等問曰某等久侍左右未蒙方  
便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  
道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別也無道理  
爲伊侍僧等忤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  
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曰破也墮也破也  
也墮也侍僧等一時省悟後有義豐禪師舉似安  
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  
當空無不見者難究伊語脉

臨濟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咩咩濟云啞  
却口那山曰老兄作麼生濟云遮畜生山乃休  
夾山和尚有小師隨侍日久遣令行脚遊歷禪肆  
後聞師聚衆道聲振遠回歸省覲問曰和尚有如  
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山曰汝蒸飯我著火  
汝行益吾展鉢甚麼處是辜負汝處小師從此悟  
入

常禪師參六祖祖問從甚麼處來欲求何事曰學  
人近往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

未決狐疑伏望和尚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  
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常曰到彼三月未蒙開  
示爲法切故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問如何是某本  
心本性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  
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  
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了  
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  
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  
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



正法眼藏卷二之一  
示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  
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  
遮目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  
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  
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  
兩頭

琅邪覺和尚示衆拈起拄杖云盤山道向上一路

滑南院道壁立于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邪  
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又示衆云句中薦得遊子返於故鄉意中薦得方  
解事於尊堂若然者須是轉身吐氣始得若能如  
是方解百尺竿頭進步句中無意意中無句既能  
如是且作麼生轉身吐氣若也不會拄杖子爲汝  
吐氣去也卓拄杖下座

雲門曰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  
踈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根下又曰遮箇是

祭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

妙喜曰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傍咳嗽一聲妙喜曰老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長沙岑和尚示衆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湏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

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曰長長由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甚麼不得曰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曰妙高山色青又青

妙喜曰熟處難忘

靈樹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家風曰千年田八百主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曰郎當屋舍没人修



法眼錄卷二  
妙喜曰愁人莫向愁人說

香巖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聰敏參禪不得百丈遷化後到潞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爲我道一句看香巖被潞山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上堂頭乞潞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巖遂

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焚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潞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卓庵一日芟除草木因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潞山讚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一頌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潞山聞得曰此子徹也仰山待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

待慧寂親自勘過仰山後見香巖曰和尚讚歎師兄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巖乃舉前頌仰云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巖又成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巖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曾別喚沙彌仰山乃報瀉山云且喜香巖師兄會祖師禪也

妙喜曰瀉山晚年好則劇教得遮一棚肉傀儡

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在他人

俱胝和尚住庵時有一尼戴笠子直來繞禪牀一匝云道得卽放下笠子俱胝無對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卽住俱胝又無對尼去後自嘆云我雖是丈夫漢而無丈夫志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下山將有肉身大士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俱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俱胝當



正法眼藏 卷二  
下大悟後凡有問只豎一指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豎指祇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遮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凡有人問佗皆如和尚豎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刀子放在袖中喚童子近前來聞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豎起指頭被俱胝一刀所斷童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且來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起手不見指頭忽然大悟俱胝每云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琅邪覺和尚

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三角和尚示衆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三角便打長慶代云悄然

妙喜曰蹉過麻谷也不知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三兩日來好春雨可謂霧露凡夫見水是水諸天見水是瑠璃魚龍見水是窟

正法明經 卷一 夢山  
宅餓鬼見水是火你衲僧家喚作甚麼若喚作水  
又同凡夫見若喚作瑠璃又同諸天見若喚作窟  
宅又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你尋常  
還作麼生所以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道水  
不溺身你每日喫飯還少得一粒麼又古人云終  
日著衣喫飯未嘗蔽著一粒米未嘗挂著一縷絲  
雖然如此又須實到遮裏始得若未到遮田地且  
莫掠虛僧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曰閻  
羅不是鬼做問如何是佛曰蹋破草鞋赤脚走云

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蓮花未  
出水時如何曰蓮花云出水後如何曰荷葉

首山念和尚示衆云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  
還會麼問在荅處荅在問處你若將問來問老僧  
在你脚底你若擬議則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山  
便打僧問挂錫幽巖時如何曰錯僧云錯山便打  
白雲祥和尚示衆云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  
兒魁儈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天爲  
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



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佗恁麼驢年去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恁麼道慶云退已讓人萬中無一問本問云妙喜曰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洛浦遊歷罷直往夾山按山頂上卓庵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往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

無對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遮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夾山却令人伺其出庵便與燒其居果三日後出庵來人謂曰庵中火起浦亦不顧直到夾山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云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閹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閹梨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興化云但

知作佛愁甚麼衆生

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卽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捏頭頭知捏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卽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

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卽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佗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



正法明經 卷二十一  
陀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  
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  
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  
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  
別不別師曰迷卽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  
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  
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  
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  
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寔是汝自違經吾不

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說法否師曰佗熾然  
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汝自不  
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  
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  
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旣不聞  
爭知無情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汝卽  
不聞我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  
卽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  
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

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無師曰無情尚爾況  
有情邪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性  
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佗無佛性外道豈無  
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  
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卽結業互躋損害無情不  
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卽  
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  
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  
佛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

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  
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  
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衆生盡居佛  
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邪  
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  
礙今以有爲罣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  
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  
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旣是空寧有  
罣礙曰衆生佛性旣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



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  
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  
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佗  
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  
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  
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  
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  
有身乃起乎冥諦湏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  
四二萬劫辟支佛一萬劫住空定中外道八萬劫

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回心向大外道還卽  
輪回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  
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  
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半  
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  
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  
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  
便同法身半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  
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

正法明經卷二  
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  
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  
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  
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  
真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  
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  
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  
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不言  
卽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

而非佗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  
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  
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  
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  
不可雷同事湏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  
子細返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  
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  
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  
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



正法明經 卷二  
卽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卽離過矣

洞山到潞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尚道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旣到雲巖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云無情得聞曰和尚還聞否巖云我若聞子則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云還聞麼曰不聞巖云我

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故巖云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無情草木互奏笙歌洞山於此有省乃述頌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後辭雲巖問和尚百年後或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巖良久云但道只遮是洞山沉吟巖云价闍梨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洞山不言便行後因過水觀影方始頓悟乃述頌曰切忌從佗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

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正是渠應湏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

臨濟示衆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  
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妙喜曰賊身已露

葉縣省和尚示衆云夫行脚禪流直湏著忖參學  
湏具參學眼見地湏得見地句方始有相親分始  
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  
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

不到如盲摸像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乾  
坤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  
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又示衆云宗師血脉或凡  
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鑪炭牛頭獄卒森  
羅萬象日月星辰佗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  
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  
人湏得殺人刀活人湏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  
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辜  
負平生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曰鬧市裏打靜



立法眼辨卷二之一  
惟云意旨如何曰日午點金燈

眞淨和尚示衆云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  
壁立千仞你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  
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  
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  
且不在一切處你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  
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  
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自己也得

保福豁和尚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曰不能盡底

去云爲甚麼不能盡底去曰賊是家親云既是家  
親爲甚麼翻成家賊曰內旣無應外不能爲云忽  
然捉敗功歸何所曰賞亦未曾聞云恁麼則勞而  
無功曰功則不無成而不處云旣是成功爲甚麼  
不處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  
平

妙喜曰絲來線去弄精魂

鹿門譚和尚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南瞻部洲  
北鬱單越云恁麼則事同一家曰隔須彌在

德山和尚示衆云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之亦非得也汝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大珠和尚示衆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

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寶藏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



正法明經 卷二之一  
無事去莫久立珍重大衆久而不散珠曰諸人何  
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  
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  
意早問時有僧問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  
云何是一體三寶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  
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卽是一體  
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  
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噯時  
無喜喜時無噯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

漏現前如虵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回心作佛不  
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卽同增上  
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  
無等等卽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  
無相卽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卽是虛空無邊身  
萬行莊嚴卽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  
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  
法藏具一切智名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  
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諸世間一切滅法無

有一法不歸如也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珠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

悅之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歛起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旣空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正法眼藏卷二之上  
雲門拈起拄杖舉教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拈謂  
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  
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  
妙喜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正法眼藏卷二之上 終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宗杲集并著語  
後學黃葉庵沙門智舷校閱

靈泉仁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意曰仰面獨揚眉  
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騎牛帶席帽  
過水著靴衫

大安山省和尚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曰  
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  
何曰爭得到遮裏云到後如何曰彼中事作麼生

問如何是真中真曰十字街頭泥佛子

鹿門真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有鹽無醋  
如何是道人曰口似鼻孔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  
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如何是禪曰鸞鳳入鷄  
籠云如何是道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  
壞也無曰臨崖看潁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  
尚轉身處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头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鑽珍珠解玉板却易看窟籠  
著楔却難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卽不問你諸

人且道大目健連共須菩提商量箇甚麼事良久  
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洞山遮裏尋常方丈內不似  
諸方一箇上來一箇下去啾啾唧唧地衷私說底  
禪道佛法盡是向你兄弟面前滿口說滿口道滿  
口拈提滿口樂揀無你左遮右掩處一時和底翻  
出諸禪德作麼生委悉汝試對衆道看譬如太末  
蟲處處泊得不能泊於火焰之上被佗諸方老禿  
甜唇美舌說作配當道遮箇是禪遮箇是道遮箇



正法眼藏卷二之下  
是菩提涅槃遮箇是真如解脫被丈二釘八尺楔  
楔在眼裏不知不覺乍到洞山遮裏不知是何說  
話會得麼直饒會得真如涅槃菩提解脫毫末無  
差也被條繩子於腳跟下繫却不得出離若是靈  
利衲僧一齧齧斷作箇脫洒衲僧豈不快哉若三  
齧兩齧齧不斷準前打入骨董社裏有甚麼出頭  
時洞山事不獲已傍地裏爲你著力

天童啓和尚問伏龍和尚甚麼處來曰伏龍來曰  
還伏得龍麼云不曾伏遮畜生曰喫茶去又簡大

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曰我遮裏一局便  
了有甚麼卓卓的的云和尚恁麼荅話更買草鞋  
行脚好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  
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夾山示衆云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北院通和  
尚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  
通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曰某甲舌頭爛却  
卽向和尚道通異日又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自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

是通乃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山起來打一拄杖通  
便下去法眼云是佗掀倒禪牀何不便去湏待夾  
山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

大通紹和尚參涌泉一日燒畚歸泉問云甚麼處  
來曰燒畚來泉云火後事作麼生曰鐵蛇鑽不入  
雲蓋罕和尚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曰文殊正  
作鬧云正作鬧時如何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

云明日不得普請

妙喜曰彼此揚家醜賴遇無傍觀者

慈明和尚示衆云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豎起拄杖  
云遮箇是拄杖阿那箇是法身遮箇葛藤且止僧  
堂佛殿穿入汝等諸人鼻孔裏去也四大海水在  
汝頭上海龍王在汝指甲下汝等還覺麼若覺去  
晝行三千夜行八百脚下煙生頭上火起若也不  
知饑來喫飯困來眠卓拄杖一下

烏石觀和尚常閉門獨坐一日雪峯敲門便開峯



扭住云是凡是聖觀乃唾云遮野狐精推出復閉  
却門峯云也只要識老兄

雙嶺真和尚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  
尋吾曰同道者方知云和尚還知否曰不知云何  
故不知曰去不識我語

道吾和尚始於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  
然省悟後參關南常和尚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  
下凡上堂示徒戴蓮花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  
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以簡揖云諾嘗問灌溪曰作  
麼生溪云無位曰莫同虛空麼云遮屠兒曰有生  
可殺卽不倦

徑山諲和尚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曰猶是時人  
功幹云幹後如何曰耕人田不種云畢竟如何曰  
禾熟不臨場

楊岐會和尚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  
東鎖絕纖流赫日光中湏迸裂湏迸裂那吒頂上  
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又示衆云蹋著秤鎚硬

正法眼藏 卷二  
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  
底遭火爇

脇尊者問童子云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云汝  
往何所曰我心非止祖云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  
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大愚芝云祖師一問  
童子一荅總欠會在如今諸人作麼生會

妙喜曰直饒如今會得更參三生六十劫

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

示頭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  
總不得汝作麼生山佇思頭云子因緣不在此江  
西有馬大師子往彼去應爲子說山至彼準前請  
問馬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  
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  
瞬目者不是山於是有省便作禮馬祖曰子見箇  
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祖  
曰汝旣如是宜善護持一日祖曰子近日作麼生  
山曰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祖曰子之所得可



正法眼藏卷三之下  
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能如是將三條篋束取  
肚皮隨處住山去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  
曰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  
而無所益欲爲而無所爲宜作舟航莫久住此山  
於是禮辭再返石頭一日坐次石頭來見乃問汝  
在遮裏作甚麼曰一物不爲頭云恁麼卽閑坐也  
曰若閑坐卽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  
千聖亦不識頭乃有頌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  
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妙喜曰物是實價錢是足陌

佛鑑和尚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  
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  
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柰海印發光任佗  
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如此到頭霜夜月  
任運落前溪

大愚和尚示衆云闍梨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  
彌且道闍梨老僧相去多少還會麼王令稍嚴不  
許攙行奪市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曰四角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六張云意旨如何曰八凹九凸問如何是城裏佛  
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如何是道曰八斛四斗云  
如何是道中人曰煮粥煨飯問如何是佛曰鋸解  
秤鎚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白日燒地臥夜間  
灸地眠問古人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學人上來請  
師辨曰花光土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寒  
日短云達磨未來時如何曰在西天云來後如何  
曰在唐土

真淨和尚示衆云師子不食鵬殘快鷹那打死兔

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遂拈拄杖云龍行  
雨至三草二木

馮山和尚一日侍立百丈丈問誰曰靈祐丈云汝  
撥爐中有火否山撥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  
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山乃開悟禮謝陳其所解  
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  
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  
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



正法明藏 卷二之一  
爾善自護持又一日侍百丈游山行到林間丈曰  
典座還將得火來否山云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  
山乃拈一莖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虫禦木  
妙喜曰百丈若無後語洎被典座熱謾

船子和尚與同參道吾相別次謂道吾曰他後有  
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遂於華亭汎一小舟故時號  
船子和尚後道吾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  
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云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  
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乃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

祇對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  
慈悲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在華亭參船子  
和尚去曰訪得獲否吾曰此人上無片瓦遮頭下  
無卓錫之地山遂易服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  
大德住甚麼寺曰似卽不住住卽不似曰不似又  
不似箇甚麼曰不是目前法曰甚處學得來曰非  
耳目之所到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問垂  
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  
船子便以篙打落水中纔上船又曰道道擬開口

又打夾山忽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船子曰竿頭絲線從君美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船子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鑊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顧船子遂喚闍梨闍梨夾山回

首船子豎起橈云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白雲端和尚示衆舉雲門拈三平頌云卽此見聞非見聞喚甚麼作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有甚麼口頭聲色箇中若了全無事有甚麼事體用無妨分不分語是體體是語復拈拄杖云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大衆雲門只解依樣畫蛾眉圓通則不然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眼是眼耳是耳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不分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



正法明藏卷二十一  
處管絃樓僧問如何是佛曰鑊湯無冷處如何是  
佛法大意曰水底按葫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  
烏飛兔走

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  
商量穴却問南院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拄杖橫  
按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妙喜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  
掀倒禪牀乃回顧冲密曰你道風穴當時禮拜  
卽是掀倒禪床卽是冲密云草賊大敗妙喜曰

你看遮瞎漢便打

法華舉和尚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  
意作麼生曰曲不藏直云那箇且從遮箇作麼生  
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知云上座還知麼曰路  
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云作家詩客曰  
一條紅線兩人牽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又作麼  
生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云却是曰樓閣凌  
雲勢峯巒疊翠層復呈頌曰鳳返自騰霄漢去靈  
雲桃樹老鴟棲古今休頌桃花意天上人間不可

陪

趙州和尚示衆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卽無煩惱且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而坐二三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甚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

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如獵狗相似專欲喫物佛法在甚麼處遮裏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自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箇主人公遮箇更用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曰四大五陰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



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妙喜曰軍營裏天王

大瀉真如和尚示衆云汾州道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乃拈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那箇是行脚事直饒向遮裏見得於衲僧門下只是箇脫白沙彌若也不識且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

子湖和尚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

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嗶嗶臨濟下二僧來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西天禁斷鐘鼓故謂之沙汰經于七日提婆尊者運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鐘樓下其門封鎖乃高聲問樓上撞鐘者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者誰曰我曰我者誰曰你曰你者誰曰狗曰狗者誰曰你曰你是誰曰我曰我是誰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

花藥英和尚示衆驀拈拄杖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大覺世尊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不賺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喝一喝云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虛空大地咸出心中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卓一卓

大顛和尚因石頭問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間大顛復問前者旣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得將來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

大顛於言下悟入

妙喜曰且道大顛悟得箇甚麼

白馬山靄和尚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曰面南看北斗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湏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遮裏會麼蘇嚕蘇嚕噁哩噁哩又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顯相千恠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生光怒則雙眉斗豎非凡非聖



或是在非人不可量天不可測直下提得未稱丈  
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恠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曰我道徧  
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  
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石霜霜云遮老漢  
著甚麼死急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雲居膺和尚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  
者不吝嗒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  
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

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  
要多多則無用處

姜山方和尚示衆云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  
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  
乍合將長補短卽不無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子  
要且難道良久云私事不得官酬僧問如何是一  
塵入正受曰蛇啣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  
曰驚咬釣魚竿云與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  
也曰堂前一盞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

正法眼藏 卷二之一  
未出世時如何曰不識酒望子云出世後如何曰  
釣魚船上贈三椎

德山圓明和尚示衆云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  
下薦得千劫萬劫永無凝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  
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  
地更無諠說是死句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活句曰  
波斯仰面看僧云怎麼則不謬也圓明便打

雲門和尚問新到云雪峯和尚道開却路達磨來  
也我問你作麼生僧云築著和尚鼻孔門云地神

惡發把須彌山一捫踣跳上梵天撥破帝釋鼻孔  
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僧云和尚莫謾人好  
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僧無對門曰將知  
你只是學語之流

妙喜曰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骨董無星秤子  
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  
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開先智和尚示衆曰宗之與教權道佛之與祖強  
名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真覓實轉更參差若取



正法眼藏 卷二之一  
自已自心爲究竟必有佗物佗人作對治時有僧  
問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云如何得入曰汝何劫  
在外頭問如何是佛曰汝喚那箇作衆生云與麼  
則無佛無衆生也曰遮衆生問如何是平常心曰  
蜂蠆狼貪云與麼則全衆生心也曰你道那箇是  
平常心云不會曰汝佗後會去在問四大何緣有  
形曰你道虛空何緣無像云到遮裏却不會曰我  
也不會又曰汝道汝不會與我不會是一是二云  
乞和尚慈悲曰我早晚曾罵辱汝問如何是大道

曰我無小徑云如何是小徑曰我不知有大道問  
和尚見處如何曰非汝境界云學人見處如何曰  
取我處分又爭得云乞師指授曰我長劫來不曾  
蒙蔽汝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  
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  
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  
裏有人山僧恐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佗道老和  
尚看便休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佗一句直得無

正法眼藏 卷二之一  
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遮裏拔本又示衆云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着關捩兩片東扇西扇又舉靈雲悟桃花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說甚麼諦當更參三十年始得

睦州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湏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

得辜負老僧又云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豈況益覆將來時有僧出禮拜云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曰早是辜負我了也

妙喜曰咄葛藤得也未

龍牙和尚示衆云參玄人湏透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謾去僧便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意麼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意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



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  
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  
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祖佛意方與向  
上人同若也未透得但學佛求祖則萬劫無有出  
期僧便問如何不被祖佛謾去曰道者直須自悟  
始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待石烏龜解語卽  
向汝道云烏龜語也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  
甚麼便休去曰如賊入空屋

報慈嶼和尚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曰向汝道甚

麼問如何是實見處曰絲毫不隔云與麼卽見也  
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昨夜三更  
送過江問臨機便用如何曰海東有果樹頭心

西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  
家子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  
妙曰不出第一手云忽被出頭時如何曰脊著地  
也不難太原孚上座在雪峯掌浴室玄沙和尚問  
訊雪峯次峯云我此間有箇老鼠今在浴室下沙  
云待與和尚勘過纔去見孚上座打水次乃云新

到相看乎云已相見了也沙云甚麼劫中曾相見  
來乎云莫瞋睡沙復去白雪峯云已勘破了也峯  
云作麼生勘沙舉前話峯云汝著賊了也

妙喜曰又勘破一箇

朱世英待制嘗以書問眞淨和尚云佛法至妙日  
用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眞淨曰佛法  
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  
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  
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

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  
不知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  
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  
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由迷悟故有  
彼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  
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求禪  
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  
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常坑其斷見者斷滅  
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



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  
西堂藏和尚有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曰有云有  
佛法僧寶否曰有更有多問盡荅言有云和尚恁  
麼道莫錯否曰汝曾見尊宿來邪云某甲曾參徑  
山和尚來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云佗道一切總  
無曰汝有妻否云有曰徑山和尚有妻否云無曰  
徑山和尚道無卽得

李尚書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  
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遮邊李却問

西堂藏和尚馬大師有甚麼言教藏召尚書李應  
諾藏曰鼓角動也

泐潭興和尚南泉至見興面壁泉乃拊興背興問  
汝是阿誰曰普願興云如何曰也尋常云汝何多  
事

妙喜曰也要驗過

牛頭山巖禪師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  
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  
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

禪師爲弟子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謂巖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荅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由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巖後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

六祖聞僧舉臥輪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疎山和尚有僧爲造壽塔了來白疎山山問汝將多少錢與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尚山曰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爲將一文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無對羅山時在大庾嶺住菴其僧到羅山問甚處來云疎山來羅山曰近



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羅山曰還有人道得否僧云未有人道得羅山曰汝却回舉似疎山道大嶺聞舉云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文錢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其僧便回舉似疎山山聞此語便具威儀望大嶺禮拜歎云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却向僧曰汝去向大嶺道猶如臘月蓮花僧復持此語舉似羅山山曰早已龜毛長數丈

昔有僧到翠巖相看值不在遂看主事事云參見和尚也未曰未事乃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遮狗子僧無語後翠巖歸聞得乃云作麼生免得與麼無語雲門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妙喜曰當時若作遮僧便禮狗子一拜

十八祖伽耶舍多至月氏國見十九祖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祖云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彼曰此舍無人祖曰荅者是誰彼聞語異遽開門汾州昭代云泊舍忘却

疎山仁和尚手握水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山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曰圓中取不得又舉香嚴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道者作麼生會清云全歸肯重曰肯重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曰始慙病僧意

韶山普和尚因遵布衲到山下相見遵便問韶山路向甚處去山以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嚮韶山莫便是否曰是卽是闍梨

有甚事云擬伸一問師還荅否曰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云鳳凰直入烟霄內誰怕林間野雀兒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云未審過在甚麼處曰侗儻之詞時人知有云與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云某甲只與麼和尚又如何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云



正法眼藏 卷二之下  
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和尚家風曰橫身當宇宙  
誰是出頭人山復曰闍梨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  
地之謀闍梨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梨按劍  
上來老僧亞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云明  
鏡當臺請師一鑑曰不鑑云爲甚不鑑曰淺水無  
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山便打

妙喜曰笑殺睦州陳尊宿

琅邪覺和尚示衆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卽心  
是佛云如何是道曰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

少曰佛如展手道如握拳古人方便卽不無山僧  
遮裏也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  
何是佛巖前多瑞艸如何是道澗下足靈苗佛與  
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遶青山  
又示衆舉先梁山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  
三十棒然雖如是不當宗乘梁山好一片真金將  
作頑鐵賣却琅邪卽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  
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貶剝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記得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僧云唱者如何曰且緩緩諸禪德遮箇豈不是時節且作麼生會雲門意雲門一曲清聲透處該括十方和者難齊非同六律所以道東家唱歌西家不得默坐寶峯今日快便難逢也唱一徧供養大衆諦聽諦聽乃引聲唱云囉囉哩哩囉天寒且唱一半歸堂喫茶又社日示衆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今朝四

海九州人盡拜社翁并社母唯有七十二候年王冷地裏背盧都一場莽鹵

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回頭尋棒不見乃云若在遮裏洎著一棒有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妙喜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谷山問秀溪和尚聲色純真如何是道溪曰亂道



正法眼藏 卷三之一  
作麼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溪曰若不恁麼卽禍  
事也山却過東邊溪乃下禪床方行兩步被谷山  
捉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麼生溪便掌山云十年後  
要箇人下茶也無溪曰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  
呵大笑三聲

華林和尚有僧來參方展坐具林曰緩緩僧云和  
尚見甚麼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黃檗慧和尚參疎山仁和尚初到時正值坐法堂  
受參慧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

何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慧曰畱塞虛空不  
如不去山便休慧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上座  
祇對和尚語甚奇特慧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  
望慈悲開示愚迷座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慧  
於言下大悟

盤山和尚在馬大師會下出街中教化忽見一客  
人買猪肉謂屠者曰精底割一斤來屠者放下刀  
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山於此有省後一日  
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

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孀子哭云哀哀山乃大悟踊躍而歸馬祖印其所證山臨遷化謂衆曰還有人邈得吾真否衆或寫得真呈皆不契時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和尚真山云呈似老僧看化乃打筋斗而出山云遮厮兒向後甚麼處掣風顛去

夾山會下有僧到石霜纔跨門便云不審霜曰不必闍梨僧云恁麼則珍重其僧又到巖頭處依前云不審頭噓一聲僧云恁麼則珍重僧方回身頭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

云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著僧舉了山云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云若無人道得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

妙喜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辜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鳥不得梧桐誓不棲又誓衆云恁麼恁麼鰕跳不出



正法眼藏卷三之一  
斗不恁麼不恁麼美巧成抽軟似鐵硬如泥金剛  
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  
鼻孔底將甚麼聞香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曰五  
逆聞雷云如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云如何  
是曹洞下事曰馳書不到家云如何是潞仰下事  
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演云何不問法眼下事云  
留與和尚曰巡人犯夜  
長慶稜和尚參靈雲稜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  
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

年間不明此事一日卷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  
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  
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  
云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  
上來問訊峯謂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  
悟對衆舉來稜又有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  
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後乃住長慶會  
下有匡桶頭常與衆僧說話一日稜入寮見乃問

曰你每日口勞勞作甚麼匡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稜曰怎麼則磨弓發箭去曰專待尉遲來稜曰尉遲來後如何云待伊筋骨偏地眼睛突出後便出去

蒙山明禪師因趁盧行者至大庾嶺行者見明至卽置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徧

體汗流泣淚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明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云學人不曾曰三莖四莖曲

妙喜曰饒汝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



正法眼藏 卷二  
福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首山念和尚僧問萬機喪盡時如何曰死水不藏  
龍云動轉後如何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如何是  
正修行路曰貧兒不雜食云撒手歸家去也曰香  
臭不曾聞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曰塞北風霜  
緊江南雪不寒問承古有言自從一見桃花後直  
至而今更不疑意旨如何曰三尺杖子兩人舁云  
還許學人舁也無曰放下著問如何是真如體曰  
敲磚打瓦云此意如何曰切忌蹋著問如何是學

人本來身曰牽牛不入市

真淨和尚示衆云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鉢盂裏屙屎淨瓶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又  
示衆云頭陀石被薺苔裏擲筆峯遭薺荔纏羅漢  
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僧問如  
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笑之有云我笑汝隨  
語生解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云不得禮拜僧便  
歸衆師復笑云隨語生解

明招和尚因到泉州坦長老處坦云夫參學一人

所在亦湏到半人所在亦湏到招便問一人所在  
卽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却令小師  
問招曰你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箇美泥團漢  
深明二上座因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透出深曰  
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明曰雖然如此爭似當初  
不撞入網羅好深曰明兄汝欠悟在明至半夜方  
省

妙喜曰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是由  
網羅底

巖頭同雪峰欽山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曰暫辭  
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佗後作麼生頭曰不忘和尚  
山云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道智與師齊滅  
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  
護持於是三人取辭欽山到澧州先住二人到鰲  
山阻雪巖頭每日祇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禪峯喚  
云師兄師兄且起只管打睡頭便喝曰噇眠去每  
日牀上恰似箇七村裏土地佗時後日魔魅人家  
男女去在峯自點胷云某甲遮裏未穩在不敢自



山法明藏卷二  
謾頭曰我將謂汝異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遮箇語話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說來看峯云初到浙中見鹽官和尚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峯云又因見洞山和尚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頭曰若恁麼自救也未徹在峯云又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此時豁然如桶底脫頭喝曰汝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如何卽是頭曰佗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

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跳下禮拜起來連聲云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韶國師在衆時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韶經十七次問牙云道者若爲汝說恐汝已後罵我去在韶後住天台通玄峯因澡浴次忽省前話便具威儀焚香望龍牙禮拜云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佗也

妙喜曰卽今也不少

達禪師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今吾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

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偏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佗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



正法眼藏卷三  
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  
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佗從三昧起種種苦  
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  
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犂牛曳尾也師  
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  
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  
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  
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  
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

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  
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  
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  
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  
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  
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佗退席殊不  
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喻汝  
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  
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

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旣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卷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

玄沙和尚問雪峯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峯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牌勢峯曰

汝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也祇是自家事

妙喜曰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漸源隨侍道吾往弔慰源乃拊棺云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源至石霜舉前話請益霜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不道霜曰不道不道源於此有省道吾遷化後源將



山法明辨 卷三下  
鉢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霜曰作甚麼  
源云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  
麼先師靈骨源云正好著力霜曰遮裏針劊不入  
著甚麼力源持鉢肩上便出保寧勇和尚頌云終  
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得潘郎  
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晦堂和尚示衆云不與萬法爲侶卽是無諍三昧  
便恁麼去時爭柰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  
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又示衆云礙處非墻

壁通處沒虛空若能如是會心色本來同拂子是  
色那箇是心靈利漢纔聞舉着隔墻見角早知是  
牛更若擬議思量白雲千里萬里

靈雲和尚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曰靈柱懷  
胎云分後如何曰如片雲點太清云未審太清還  
受點也無雲不對生云恁麼則舍生不來也雲亦  
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曰猶是真常流  
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曰似鏡常明云未審向  
上還有事也無曰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曰打破

鏡來與汝相見

雲門和尚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噉飯飯不是自己已有僧便問飯是自己時如何門云遮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云是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妙喜曰用盡自己心笑破佗人口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又示衆云五白猫兒爪距寧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

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僧云畢竟事如何曰來日是寒食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毯子意旨如何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意旨如何曰屋破見青天云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曰通上徹下

報慈聞鳩子鳴乃問僧是甚麼聲云鶉鳩聲慈曰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洞山初和尚牛兒頌自牧一牛兒出入無欄圈放



正法眼藏卷三之一  
在芳草中毛色方能顯朝去無人趁暮歸無人喚  
其力不可當有角無鼻縷不使任從伊使著隨人  
轉天下無荒田盡是此牛變有人若覓伊走去天  
涯畔牽來似諸人問汝見不見

雲峯悅和尚示衆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  
妙淨明體又道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  
寶絲網奇恠諸禪德古聖與麼說話喚作回首塵  
勞曲開方便所以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  
心塵勞先起會麼拂子且將揮世界拄杖權爲荅

話人以拂子擊一擊又示衆云有情之本依智海  
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只爲情生智隔  
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  
與露柱相交佛殿與天王闔額若也不會單重交  
拆

龐居士問馬祖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  
下覷士曰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  
乃作禮馬歸方丈士隨後入曰美巧成拙

妙喜曰馬師覷上覷下卽不無爭奈昧却本來

正法明經卷三之下  
人居士雖然禮拜渾箭吞箇聚馬祖歸方丈士  
隨後入云美巧成抽救得一半

藥山和尚示衆云祖師只教汝保護若貪嗔起來  
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  
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得絕却  
言語我今爲汝說遮箇語顯無語底佗那箇本來  
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云我此要  
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  
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看看更有一般底

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  
論冊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  
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與麼菩提  
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此解卽是生死若不被此得  
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甚麼尼薩耆突吉  
羅最是生死本雖然與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  
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  
不從外來何處有閒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  
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只今多虛少



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非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只今清淨威儀持鉢挈鉢者是切須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湏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分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漢不可得莫只記冊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佗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湏審悉與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遮裏

更微細在莫作等閑湏知珍重

翠巖和尚僧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如何是向上事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麼寫誌公真不得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曰藥山再三叮囑

廣慧真和尚僧問如何是廣慧境曰山寺前頭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杌爬鑊子風穴一日問真園頭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曰

常在闍闔中要且無人見穴云汝徹也

妙喜曰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黃龍璣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琉璃鉢盂  
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劔曰不傷萬類云佩者如何  
曰血濺梵天云大好不傷萬類璣便打問毛吞巨  
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  
事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曰  
火燒裙帶問如何是大疑底人曰對坐盤中弓落  
蓋云如何是不疑底人曰再坐盤中弓落蓋問風

恬浪靜時如何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李尚書名翺仰慕藥山道風特入山致敬肅莊客  
禮直造座前山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  
不如聞名拂袖便行山却召尚書李回首山曰何  
得貴耳而賤目李遂致拜起問如何是道山以手  
指天指淨瓶李云不會山曰雲在青霄水在瓶李  
乃拜謝贈詩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  
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霄水在瓶

首山志和尚問念和尚德山棒臨濟喝未審意旨



如何念云汝試道看志便喝念拈棒志指棒云莫亂做念擲下棒云明眼人難謾志云草賊大敗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曰如是我聞僧云不會曰信受奉行

嘉州白水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談何事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妙喜曰又道曹溪無俗談

鼓山晏國師示衆云若是靈利底掠著便休去似遮般漢千里萬里去也有甚麼救處進前退後納箇如何醉人相似有甚麼衲僧氣息既然如是且宗門中事作麼生諸和尚到遮裏也須是箇漢始得大不容易兄弟鼓山不惜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假記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大坐著便紹却去諸和尚且道紹甚麼爲復紹佛紹法紹禪紹道紹佛向上事涅槃後句若紹此句得爲大妄喚作望上心不息與諸兄弟了無交涉

於諸人分上作麼生紹普請驗看是甚麼爲復是  
凡是聖是毗盧師法身主在甚麼處居住甚麼年  
月有渠方圓闊狹長短大小試道看還有絲髮大  
物解蓋覆得麼還有分毫許間隔麼向阿那裏抄  
向阿那裏寫諸和尚與麼顯露與麼聊要何不直  
下便承當取又更刺頭入佗言句裏意識中學有  
甚麼交涉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走作馳求終無  
歇分若自不具眼就人揀辨卷子裏抄冊子裏寫  
假饒百千萬句龍宮海藏一時吞納盡是佗人不

于自己亦喚作識學依通猶如水母借鰓爲眼無  
自由分亦如盲者辨色依佗語故實不能辨色之  
正相若是學經律論佗自有人在所以鼓山尋常  
道經有經師律有律師論有論師有函有號有部  
有帙白日牕前夜附燈燭自有人傳持在禪師作  
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時有學人問如  
何是目前顯露底機曰道甚麼僧再問師喝出  
驚湖問諸大德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對云知  
者是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有



正法眼藏 卷三  
對云無分別是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  
不動安得無分別是有對云四禪八定是曰佛身  
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是時舉衆杜口  
妙喜曰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仰山和尚問僧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  
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  
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於言下有省乃  
曰某甲到遮裏一切總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  
信位卽是人位卽不是僧曰和尚莫別有指示否

山曰別有別無卽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得坐  
披衣向後自看

盤山和尚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  
如猿捉影琅邪覺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

五洩初到石頭處云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頭  
據坐洩便行頭召云闍梨洩回首頭云從生至死  
只是遮箇回頭轉腦作麼洩於言下大悟乃拗折  
拄杖

雲居祐和尚示衆云參學之士須得悟由發明心

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  
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邪  
簡曰弟子回京至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  
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  
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  
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三乘小見  
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  
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

難不瞥地直饒微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八  
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割直饒還得不還  
時也是蝦跳不出斗

藥山和尚問雲巖甚處來云百丈來曰百丈有何  
言句云有時示衆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  
鹹卽鹹味淡卽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  
百味具足底句巖無對山笑曰爭柰目前生死何  
巖云目前無生死曰二十年在百丈處俗氣也不  
除次日又問海兄更說甚法云有時道三句外會



正法明經 卷二之  
地若悟法身主盡大地草木歸依佛法僧若悟毗  
盧師虛空世界歸依佛法僧且道喚甚麼作法身  
主喚甚麼作毗盧師要得直下會麼眼睛裏放光  
現瑞耳竅裏轉大法輪又結夏示衆云無相光中  
有一無位真人出沒三界流轉五道不捨十惡業  
不墮五陰身不除煩惱障不證涅槃心不憎毀禁  
不敬持戒不經冬不過夏汝等諸人還知去處麼  
良久云九旬陽焰裏五分法身圓  
端師子看楞嚴經二頌七處徵心心不遂懵懂阿

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須寢  
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大殺不知時又頌  
栢樹子話云趙州庭前栢衲僧皆罔測一堂雲水  
僧盡是十方客

唐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六祖願師慈念速  
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  
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君不因禪定而得解  
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  
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

取六句外省去山曰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云有時陞堂衆集以拄杖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却云是甚麼山曰何不早道巖於此有省

妙喜曰省去卽不無爭柰未出葛藤窠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在我遮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

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人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香巖和尚垂語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



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  
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是有虎頭  
上座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  
笑雪竇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  
致將一問來保寧勇頌云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  
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妙喜曰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子看遮般說  
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永明壽禪師因二僧來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

云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云不曾到壽曰一  
得一失少選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失那箇  
得壽曰汝曾識遮二僧也無云不曾識壽云同坑  
無異土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大智如愚大巧若拙勿謂今  
朝中秋令節八極同風千潭共月三十年來蘆花  
照雪與麼悟去腦門百裂又示衆云颺颺籬根菊  
正黃妙談西祖意琅琅不知誰解聞斯語堪爲宗  
門立紀綱便見羅漢拂子展大神通化作文殊普

正法眼藏 卷二下  
賢觀音勢至穿過諸人髑髏必也盡知來處可謂  
於出入息中供養恒沙諸佛若也不知分付德山  
臨濟擊一擊

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  
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  
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福云情知汝向第二頭  
道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

金峯志和尚拈起枕头曰一切人喚作枕头金峯  
道不是僧云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志拈起枕头僧

云與麼則依而行之也曰汝喚作甚麼云枕头曰  
落在金峯窠裏

玄沙和尚欲徧歷諸方參尋知識攜囊出嶺築著  
脚指流血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便回雪  
峯峯一日問那箇是備頭陀曰終不敢誑於人又  
一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曰達磨不來東  
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  
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峯歎曰備頭陀乃再  
來人也



六祖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  
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  
無口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趙州聞沙彌喝參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纔教  
去沙彌便珍重州謂傍僧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  
門外

廣慧璉和尚問念和尚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  
如何念曰家家門前火把子璉於言下大悟云某  
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念曰汝會處作麼生

與我說來看曰只是地上水碓砂也念曰汝會也  
璉便禮拜

妙喜曰你道念和尚還肯佗廣慧也無若道肯  
佗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佗何故不與一棒  
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

永光真和尚示衆云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  
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  
人焉廋哉

嵇山章和尚在投子作柴頭喫茶次投子謂曰森

羅萬象總在遮一椀茶裏章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甚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章後謁雪峯峯問莫是章柴頭麼章乃作輪椎勢峯肯之

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賺汝香城乃省僧問囊無繫蝥之絲厨乏聚蠅之糝時如何城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明招和尚問疎山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山云第七箇無尾巴

藥山與道吾雲巖游山次見兩株樹一枯一榮山

乃問巖云枯者是榮者是云榮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道吾吾云枯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枯淡去少頃高沙彌至山又問高云枯者從佗自枯榮者從佗自榮山回顧雲巖道吾曰不是不是

南嶽讓和尚初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乃諸佛之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



正法眼藏卷三之下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雪峯輓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隋燒畬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湏是斬蛇手燒畬湏是燒畬人瞥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曰言無再響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曰禍不單行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曰金屑雖貴云如何是不得成佛道曰眼裏著不得普化和尚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一槩打一

日臨濟令僧捉住云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托開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云我從來疑著遮漢

趙州和尚因僧游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有舉似州州云待我去爲勘過遮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此問婆亦如是對州歸爲衆曰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大瀉喆頌云叢林老作世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鐵關曾粉碎恩大難

正法明藏卷之十  
將雨露酬

韶國師因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  
曰是曹源一滴水師聞之言下有省後任蓮華峯  
有頌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法眼聞之乃云只消此一頌自然續得吾宗  
妙喜曰滅却法眼宗只緣遮一頌

正法眼藏卷二之下

終





二十九